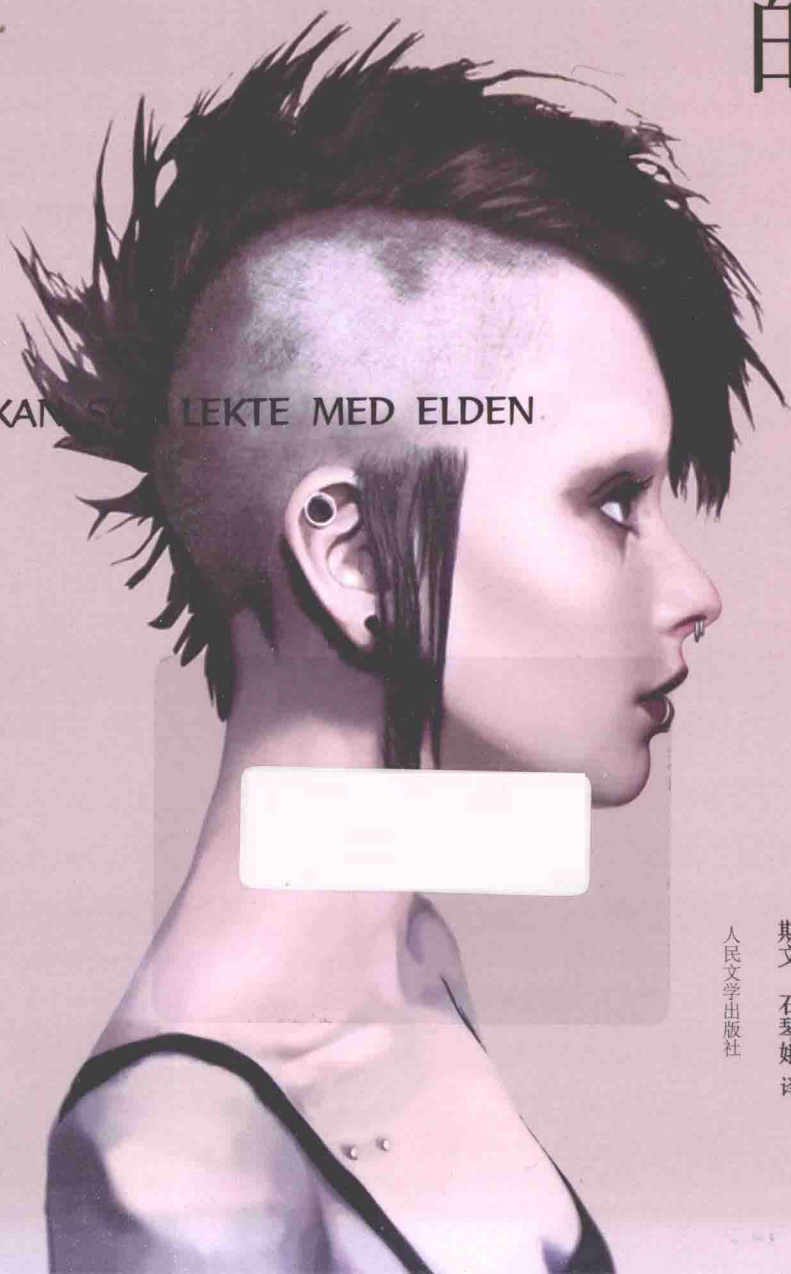


[珍藏版]

玩火的女孩

FLICKAN SOM LEKTE MED ELDEN

「瑞典」斯蒂格·拉森 著
斯文·石琴娥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FLICKAN SOM LEKTE MED ELDEN

[珍藏版]

玩火的女孩

「瑞典」斯蒂格·拉森 著
斯文·石琴娥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9257

Stieg Larsson

THE GIRL WHO DLYAYED WITH FIRE

Copyright © 2006 by Stieg Larsson

First Published by Norstedts, Sweden, in 2006.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Norstedts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玩火的女孩:珍藏版/(瑞典)拉森著;斯文 石琴娥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09675-6

I. ①玩… II. ①拉… ②石…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4058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苏福忠
封面设计:董红红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18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20
版 次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675-6
定 价 49.00 元

序

你现在拿在手上的的是斯蒂格·拉森《千禧年》三部曲的其中一部，本书是从瑞典语直接翻译成中文，而不是通过英语译本的二次翻译。用另一种语言再现文学作品是一门艺术。但翻译家的作用长久以来一直被低估。通常这些“工匠”总是在幕后工作，他或她很少得到应有的重视。

《玩火的女孩》是由两位翻译家合作完成的。一位是前外交官王建兴先生，笔名斯文；另一位是石琴娥女士，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欧文学教授。他们俩是夫妻。从一九五八年去瑞典学习并在中国驻瑞典使馆工作以来，这对夫妇为瑞典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王建兴先生在北欧生活了二十多年，其中十几年在瑞典。一九九八年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冰岛大使的身份退休，结束了外交生涯。在五十多年的岁月里，他翻译出版了许多北欧作品，其中与石琴娥教授合译的字数超过五百万。王建兴先生热爱瑞典，热爱瑞典文化。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用在相关的研究工作上，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阅读过无数瑞典语原版作品，并通过在中国发表的众多文章把其中的一些介绍给中国读者。

在二〇〇八年秋季，有出版商询问石琴娥女士是否愿意翻译斯蒂格·拉森《千禧年》三部曲的第二部。由于她当时全身心投入在一本自二〇〇二年起开始编写的瑞汉词典上，便考虑婉言谢绝。但她的丈夫得知后说：“让我先读一遍，再决定是否谢绝。”王建兴先生读完后，爱不释手，认为这本书的创作手法很特殊。尽管当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

差,但他愿意接下这一翻译任务。然而王建兴先生却于二〇〇九年九月去世,可以说是倒在翻译过程中。石琴娥女士长时间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之中;但最终意识到她必须完成丈夫遗留下来的工作,因为这一定是他希望她做的。就这样,石琴娥女士完成了丈夫来不及完成的最后三分之一的部分。

我在此感谢这两位翻译家,不仅是为了与这本书相关的工作,也是因为他们多年来在介绍瑞典文化和瑞典文学方面持续做出的贡献。

罗睿德

瑞典驻华大使

北京,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目录

001	楔子
005	第一部 不规则方程式
067	第二部 来自俄罗斯的爱
199	第三部 荒谬的方程式
391	第四部 终端模式

楔子

她被人用皮带牢牢捆在一张淬火硬钢架的狭窄行军床上。绳结横勒在她的胸口。她仰卧平躺，双手分别被绑在臀部两侧的床框上。

她早已放弃了挣扎脱身的徒劳念想。她醒着却双眼紧闭。如果睁开眼睛，她会发现自己几乎置身在一片漆黑之中，唯一的光源是从门缝上端渗进来的一丝惨淡微光。她觉得嘴里苦涩，有股子腥臊味，真希望能刷刷牙。

一部分知觉用来留神听他的脚步声，有声响就表明他来了。她摸不清夜深几许，只觉得时光流逝得愈来愈慢，渐渐地过了往常他该来探视的时间。行军床突然发出一阵振动，这使得她睁开眼睛。仿佛这幢建筑里哪个地方的某架机器被启动了。几秒钟后，她又不敢确定这声音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自己的幻觉。

她在脑中又标出一天。

这是被囚禁的第四十三天。

鼻子发痒，她扭转头去，这样就可以蹭得到鼻尖的皮肤。她浑身汗涔涔的，房间里憋气而闷热。她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睡裙。那件睡裙皱巴巴地耷拉在她身体底下。挪动一下臀部，就可以用中指和食指夹住衣裙，每次把睡裙往下拉几公分。她又用另一只手反复做同样的动作。不过睡裙仍然在腰下叠起了褶皱，没法子拉得平展。床垫凹凸不平，让她非常不舒服。与世隔绝的境况使那些她在平时不会在乎的细枝末节全都剧烈地增强放大。绑住她身体的绳结勒得并不太紧，她可以稍稍转动身子朝一边侧卧，不过这样侧卧也非常难受，因为有

一只手必定被压在身侧，整只胳膊会麻木发僵，失去知觉。

她并不害怕，反而觉得胸中那股怒火烧得愈来愈旺，快要按捺不住了。

她同时还被头脑里经常冒出来的一些奇怪念头苦苦折磨，胡乱猜测今后会发生在她身上的凶吉祸福。她憎恶自己被强制处在无力挣扎的窝囊境地。任凭她怎么设法把注意力集中到别的事情上去，以便打发时间不去想自己当前的狼狈相，苦闷仍挥之不去，无孔不入地渗入内心，就像是一团煤气烟云将她团团裹紧，从每一个毛孔钻入体内来毒化她。她发现拒斥痛苦烦闷的上策，莫过于幻想某些能赋予她力量的事情。于是她闭上双眼，如同念咒施展魔法一般，顿时闻到了汽油的味道。

他坐在打开车窗的汽车里。她冷不丁地蹿到汽车旁边，将汽油从车窗泼入车厢里，并随手点燃一根火柴扔了进去。这些动作全在刹那之际完成。火焰立即熊熊烧了起来。他在火焰中痛苦地扭动身躯。她听得见他恐惧和疼痛的哀嚎惨叫，闻得到人肉烧焦的气味，还有座椅背垫填充物的塑料烤糊的刺鼻异味。

她大概打了会儿盹，因为压根儿就没有听见脚步声，不过房门一打开她就惊醒过来。从房门口照射进来的光线刺得她睁不开眼。

他到底来了。

他人高马大。不知道多大年纪，不过肯定是个成年人。他一头赤褐色蓬松头发，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下巴上有几根稀疏的胡须，身上散发出一股须后水的气味。

她仇恨他的气味。

他闷声不响地站在床尾，凝视了她半晌。

她仇恨他的沉默。

他的脸正好背着门口照射进来的光线，所以她只能看到他剪影般的轮廓。他忽然开口对她说话。他的嗓音深沉而清晰，故意做作地加强语气一字一顿地讲出每一个字。

她仇恨他的嗓音。

他告诉她今天是她的生日，并要庆祝一番。说话声音倒并非不友好或挖苦，口气中未带任何情绪。她觉得他在微笑。

她仇恨他。

他走近一些，靠到床头边，将一只潮乎乎的手放在她额头上，用手指顺着她的发际梳理她的头发，这个手势大概是想要套点近乎表示一下友好。这是他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她仇恨他的抚弄。

他在跟她讲话。她看得见他的嘴巴在翕动启合，却对他的声音充耳不闻。她不愿愿听。她不肯答话。她听见他提高了嗓门，因为听不到她的回应，嗓音里不禁流露出一丝恼怒。他大讲了一通要相互信任的话，几分钟后沉默下来。她不去理会他的目光。后来他耸耸肩膀，着手调整皮带。他把勒在她胸上的那个结抽紧了一下，趁势弯下腰来趴到她的身上。

她猛地朝左转身躲闪，在皮带所允许的长度之内尽量避开他。她把双膝蜷曲到颌下，朝他脑袋飞去一脚。她对准他的喉结，脚尖确实也踢中了他颌下的某个部位，可惜他早有防备，稍微侧身，那一脚便失去力道，变成轻轻的触碰。她想再补踢一脚，但他已经退后一步，她够不着了。

她无可奈何，只好听凭双腿重又垂落到行军床上。

床单沿床边滑落到地板上。她的睡裙也撩到了臀部上面。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旋即又绕到床尾，要把她的双脚绑上。她尽量把双腿蜷曲起来不让他绑。可是他一把抓住

她的一个脚踝，用另一只手按住她的膝盖，再用皮带把她绑住。接着他又转到床的另一侧把她的另一只脚也绑住。

这样一来她彻底无助。

他把床单从地板上捡起来盖在她身上，一声不吭地凝视了她两分钟。她在黑暗中依然可以察觉得出来他气喘吁吁，情欲冲动到快要不能自己的地步，尽管他佯装不知或者努力不显露出他的亢奋。他肯定已经勃起。她知道他非常想伸手抚弄她。

然后他转身走了出去，将房门关上。她听见上锁的声响，其实这是多余之举，因为她根本不可能从床上脱身。

她安安生生地躺了几分钟，瞪着房门上端映射进来的那一缕微光出神。然后她动了动身躯，试试皮带究竟绑得紧不紧。她可以稍微提起双膝，不过胸口那个结和捆住双臂的皮带马上就勒嵌入肉。她只好不再较劲，一动不动地平躺着，眼望黑暗，脑中一片空白。

她在等待。她渐渐又胡思乱想起来，幻想着汽油味儿和一根火柴。

她看到他全身淋满汽油。她可以真实地感觉得到手里握着一盒火柴。她摇了摇火柴盒，沙沙作响。她打开火柴盒，拣出一根火柴。她听见他在说什么，但不去理会他，对他的声音充耳不闻。她看到当她将火柴擦向盒上的沙皮时他那惊恐万状的脸部表情。她听见磷头在沙皮上摩擦的刺啦声，仿佛是拉长了的雷鸣。她看见火苗蹿起。

她露出了一个狰狞的微笑，硬起心肠下定决心。

那个晚上她刚满十三周岁。

第一部

不规则方程式

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方程式系按式内未知数的最高指数(幂值)而取名。如幂为一,该方程式为一次方,如幂为二,该方程式为二次方,以此类推。高于一次方的方程式,其未知数有多个值,这些值称为方程的根。

一次方程式(直线等式): $3x - 9 = 0$ (根: $x = 3$)

第一章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四至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

莉丝·莎兰德将太阳眼镜褪到鼻尖上，从遮阳帽帽檐下举目四眺。她一眼瞧见了三十二号房的那位女客从酒店侧门娉婷而出，神闲气定地朝游泳池边上绿白条纹的日光浴躺椅走去，一心只顾留神紧紧盯着地面，一双美腿有点发抖，脚步迈得似乎不太稳当。

莎兰德以前仅从远处端详过她。她估摸这位女士年龄在三十五岁光景，似乎是驻颜有术，容貌依然水灵，看上去在二十五至五十岁之间随便说个数都让人觉得是真的。她红棕色长发披肩，一张标致端庄的脸蛋，身材惹火，宛如刚从邮购女内衣目录上剪下来一般活色生香。她脚上穿着凉鞋，身着黑色比基尼，戴着一副青紫色调的太阳眼镜，一口美国南方口音。她把头上的黄色遮阳帽撂在躺椅旁边的地上，然后朝着艾拉·卡麦克酒吧的酒保打了个手势。

莎兰德把书放在腿上，端起杯子呷了一大口咖啡，再伸手拿起香烟盒。她没有转头，目光已经飘向地平线。从游泳池边的平台上，放眼远望便可隐约看见旅馆墙外棕榈树和杜鹃花掩映之下的加勒比海旖旎风光。稍远处有艘帆船正在扬帆北航，驶向圣卢西亚或者多米尼加。更远处还可以看见往南驶向圭亚那方向的货轮的灰蒙蒙轮廓。和风轻拂，使得晌午时分的闷热尚可忍受，不过她还是觉得额上细汗如珠，一滴滴沿着眉毛淌下来。莎兰德不喜欢在烈日下被烤灼。几天来一直尽量躲在阴凉处消磨时光，在似火骄阳下，她挑的座位就像种植园里的热带植物那样固定。尽管如此，她仍然晒黑了，浑身肌肤棕黑得如一枚果

核。她身穿一条卡其色短裤和一件黑色吊带衫。

她侧耳聆听着从吧台旁的扬声器里飘过来的钢鼓音乐,虽然过去对音乐没有多少兴趣,甚至连斯文-英沃斯^①还是尼克·凯夫^②的曲子都分辨不清,可是钢鼓音乐却令她迷醉。有人能让一只钢质油桶发出和谐协调的声音,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了,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那只油桶居然还能够让演奏者随心所欲地奏出同别的任何声音都不相同的乐声。她觉得这种声音自有它的神奇魔力。

她忽然感到心头一阵骚动,不禁又看看那位女士,但见她叫来了一杯橘色的饮料端在手上。

这倒不是莎兰德关注的问题,她只是无法理解这位女士为什么还待着不走。一连四个晚上了,自从这对男女来了以后,莎兰德都听见隔壁房间里传出来重复的动静不大的恐怖片,有呜咽声,有压低嗓门的咆哮声,间或还有掴耳光的噼啪声。动手打人的是那个男人——莎兰德推测大概是她的丈夫——已经四十出头,一头笔直的黑发梳成早已过时的中分,他来格林纳达旅行似乎是出于生意上的需要。至于他做的是什生意,莎兰德一无所知,不过每天清早他都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出现在酒店吧房里,吃过早点喝完咖啡便挟着公文包匆匆出门,乘上出租汽车绝尘而去。

他下午很晚才返回酒店,冲完澡后就到游泳池陪在他妻子身边。他们一起用晚餐,两人轻言细语情话喁喁,看上去沉浸在二人世界里。那位女士说不定会多喝那么一两杯,不过就算是脸泛酡颜,也不会醉后失态以至人人侧目。

隔壁房间里的响动往往固定在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之间开演,正好就在莎兰德捧着一本关于数学难题的书上床时。倒不见得是什么严

① 瑞典流行摇滚乐队,由斯文·斯凡尔德和英沃尔·卡尔松于一九五六年组成。

② 澳大利亚音乐家、歌词作者和作家。

重的暴力虐待，就莎兰德隔着墙壁听到的来判断，那是一场无止无休的龃龉，翻来覆去唠叨啰唆个没完的就是那么几句老套。头天晚上莎兰德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走到阳台上去，想从那两口子开着的阳台门里听得更真切一些，看那两人究竟为了啥事情争吵。整整一个多钟头，那个男的在房间里踱过来踱过去，嘴里不停地嘟哝着，说他是配不上她的下流胚，一遍又一遍强调她一定觉得他是在装模作样说假话。她说她无此想法，并且设法劝他安静下来。他却情绪越来越亢奋狂躁，竟然动手去推搡她。后来她终于回答说，要是他愿意的话……“不错，你是在装模作样说假话。”他马上抓住这句被硬逼出来的坦白，谩骂她的生活方式和个性品行。他管她叫婊子，这个字眼是莎兰德最无法忍受的，要是这顿臭骂是冲着她来的话，她会毫不犹豫地反击回去。可是对象不是她，况且根本牵扯不上她。她只得悻悻作罢，一时间不知该不该采取某些行动。

莎兰德惊愕地听到他的唠叨啰唆忽然变成了噼啪一声响，像是掴耳光的声音。正当她拿定主意要到走廊上去踹隔壁房门的时候，房里却忽然安静下来。

此刻她细细端详游泳池边的那位女士，注意到她肩膀上有一块淡淡的淤青，屁股上有一处擦伤，不过都算不上显眼。

九个月前，莎兰德在《大众科学》杂志英文版上读到了一篇文章，那本杂志是乘客遗忘在罗马达·芬奇机场的，使她忽然之间对天体天文学这门无法验证的学科产生了无限兴趣，并为之神魂颠倒。完全出于一时冲动，她到罗马的大学书店购买了几本这一学科的相关著作。为了能弄懂天体天文学，她潜心投入到更深奥的数学难题中去。在那次旅行的最后几个月里，她三天两头地去逛大学书店，寻找这门学科的更多论著。

这些书籍大部分都原封不动地塞在她的行李箱里，这方面的钻研

也渐渐变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且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目标,直到有一天她踏进迈阿密的大学书店,出来时手捧帕诺博士著的《数学次元》。她在搭车去往佛罗里达群岛,并且开始穿越加勒比海的诸岛漂泊之旅启程前一刻才找到这本书。

她已经游历完了瓜德罗普(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洞穴里待了两昼夜)、多米尼加(愉快和放松的休闲,五昼夜)、巴巴多斯(在当地的一家美国旅馆待了一昼夜,她觉得自己非常不受欢迎,真是活受罪),还有圣卢西亚(九天)。她本想在圣卢西亚多待一些日子,却不料同一个整天泡在她住的那家旅馆酒吧里的当地年轻小混混交恶,她终于对那个不识好歹的二愣子忍无可忍,顺手拿起一块板砖就朝他脑门上拍了下去,随后二话不说结账退房,搭乘轮渡直抵格林纳达首府圣乔治。这是一个她在登轮渡海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国家。

十一月的一个上午,大概十点来钟,她在一场滂沱如注的热带暴雨的浇淋下踏上了格林纳达的土地。从《加勒比海旅游家》上她得知格林纳达以“香料岛”之名闻名于世,是全世界最大的肉豆蔻产地之一。该岛有十二万居民,但是另约有二十万格林纳达人定居在美国、加拿大或者英国,这组数字已表明该国国内劳工市场的状况。岛国的地形是四周群山绵延环绕,合抱着一个已熄灭的死火山,名为“大潮”。

历史上格林纳达是英国诸多前殖民地中不起眼的。一七九五年是格林纳达的多事之秋,曾发生过一场举世瞩目的政治风波,当时一个名叫朱利安·费登的拥有法国血统的黑人农场主在法国大革命感召下发动了一场叛乱,于是王室派兵进剿,斩首、枪杀、绞死和肢解了一大批叛逆者。让殖民政权惶悚不已的是,居然有相当数量的贫穷白人也投奔到费登的起义军一边,毫不在乎最起码的成规约束,也毫不顾忌种族界限。这场起义虽然遭到镇压,但是费登却从未被俘,他消失在环绕着格兰安西的崇山峻岭里,成为当地可以同侠盗罗宾汉相提并论的

传奇英雄。

二百多年后，一九七九年，莫里斯·毕晓普律师发动了一场新的革命，按照旅游指南的说法，这场革命纯系受古巴和尼加拉瓜共产主义专制政权的煽动。不过莎兰德却听到了另外一种描述。她邂逅了菲利普·坎贝尔——教员、图书馆员和浸信会牧师，她头几天就租住在他的出租屋里。这段轶事概述说来就是，毕晓普生前是一位众望所归的人民领袖，他推翻的是一位昏聩狂暴的专制独裁者，这位暴君着迷于不明飞行物，甚至下令从拮据不已的国家预算里拨出一笔巨款专用于追踪飞碟。毕晓普曾为经济民主奔走呼号，在一九八三年惨遭杀害之前，他已在着手进行该国第一部性别平等法律的立法工作。

在这场包括外交部长、妇女事务部长和数名资深工会领袖在内的，受害人数达一百二十名之多的大屠杀之后，美国出兵入侵该国，一举实现了民主制。这场动荡造成格林纳达失业率从百分之六左右猛增到百分之五十。贩卖可卡因重新成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菲利普·坎贝尔对莎兰德那本旅游指南上的描述不以为然地摇头，并且提醒她天黑以后应该避开哪些人和哪些街区。

对于莎兰德来说，此类好心忠告显然是枉费口舌，但却因为迷上了圣乔治正南格兰安西滨的大片沙滩，而免于接触到格林纳达的犯罪分子。那是一片长达一英里、人口稀少的沙滩，她可以在那里一口气漫步几个小时而不必同任何人说话，反正也见不到一个人影。她搬进了基斯酒店——格兰安西滨少数几家美国旅馆之一，而且一住就是七个星期。每天她除了在沙滩上到处闲逛，就是大快朵颐饱尝当地盛产的水果钦纳普醋栗，几乎无所事事；那种水果味道让她想起她喜欢得不得了、略带苦涩的瑞典鹅莓。

此时正值淡季，基斯酒店连三分之一的客房都没住满。唯一的問題，就是她的安宁会遭到隔壁房间突如其来、不算太响却惹人心烦的声音骚扰，以至无法专心研究数学。

麦可·布隆维斯特伸出食指按了莎兰德在伦达路的那套公寓的门铃。他没有指望她会来开门,但还是养成了每月隔三岔五开车经过她的寓所时来观察一下动静的习惯,看看是否有什么变化。当他掀起信箱盖板,可以隐约看见里面攒集的一大堆垃圾邮件。时间已过晚上十点钟,光线太黑,他无法断定这堆垃圾邮件比上回增高了多少。

有片刻工夫他犹豫不决地站在楼梯拐角,后来终于泄了气,心灰意冷地离开了那幢房子。他慢吞吞地徒步回到贝尔曼街他自己的寓所,随后拧开渗滤式咖啡壶的开关,翻阅晚报,先看的是最新的消息报道。他觉得自己情绪沮丧,心头疑团重重,猜不出莎兰德究竟藏身何处。他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强烈不安感,不禁翻来覆去思忖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年前的圣诞节日期间,他邀请了莎兰德到沙港乡间别墅去度假。他们俩常作长途漫游,一边散步一边低声谈论过去一年里他们参与的那些戏剧性事件的余波,布隆维斯特事后才把那段时期看成他所经历的一场人生危机。他因诽谤罪遭遇囹圄之灾,坐了两个多月牢,新闻记者的职业生涯跌入低谷,陷入难以拔足的泥潭之中,只得灰溜溜地从《千禧年》杂志的责任发行人的高位上乖乖退下。可是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样。为企业家亨利·范耶尔著写传记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把这次差事看成一次酬报丰厚到荒唐地步的心理治疗,不想风云骤变,伏案写作竟然几经波折,演绎出一场追踪诡诈阴险、扑朔迷离的连环命案杀手,并与其拼命搏斗的可怕过程。

在那场你死我活的逐猎之中,他邂逅了莎兰德。布隆维斯特精神恍惚地伸手摩挲他左耳根背后那道浅浅的纹索疤痕。莎兰德在那次追逐里不止帮了他的大忙,还救了他一命。

她屡次展现出非同凡响的特异才能,如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和超人的电脑技能。布隆维斯特自认电脑白痴,可是莎兰德摆弄起电脑来简